敬事草

敬事草卷十三

敬事草卷十三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上煤亂揭帖

臣等昨覩督理煤窑內官監僉書王朝具奏豪惡黃大京王守寬楊拐子許近槐私開窑口欺隱窑課率領土棍毆打差役阻撓違法等情奉聖旨這奏內有名人犯便着廠衛差的當官校會同內官王朝督率該地方員役扭拏前來究問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竊謂　皇上以此儆

戒頑民法應爾也及出閣至長安門外滿路擁塞多人皆黧面短衣不知其數呼冤徹天持揭叩地臣等取視其揭詢問来由且知目下毒害之狀猶有未載于揭者如拏人挪樹石打箭射淫奸婦女席卷家資所帶皆京營選鋒公行刼掠家戶受害不忍聽聞之事臣等咸為灑泣而慰遣之云　皇上憐愛小民此事原非　聖意當為汝等轉奏可各安心生理勿犯王法再三撫諭始得開路而行由此觀之王朝一面之詞

安可盡信而小民痛恨國家隱憂念之震慄何
敢不以上聞竊惟煤利至微煤户至苦而其人
又至多皆無賴之徒窮困之輩今一旦亂之至
此豈非言利者擁蔽　聖聰搜沒太細不顧叵
測之虞乎此輩尚未知廠衛拏解之旨輒已紛
然窮迫若聞拏解則其無聊激變之情又當何
如　皇上以嚴法制服能拏此四人以立威耳
四人而外彼群起再發者可得而盡拏乎鳥窮
則攫獸窮則囓一旦揭竿而起輦轂之下皆成

胡越豈可不念據原奏云一年可得數千金進御亦甚微矣柰何為數千金而亂輦轂之下為利為害孰多孰寡誰為　皇上畫此計者真可斬矣此輩勃勃悍戾之氣臣等已見其真若一生心京師必無寧居四散流劫三輔必無寧居但只棄業而逃無煤入城京師千萬人家息烟絕炊饑寒交迫群起為亂者亦不知多少況加之以此輩乎患在目睫不待久遠矣臣等細籌以為宜急遏亂虞先清亂本乞即下　嚴旨留

四內官王朝停止煤稅將馬用力趙堂李金張
林黃大武及原奏官民等俱拏送詔獄打問其
所拏黃大京等四人俱免追問放釋復業以見
取煤原非　皇上本意乃羣小欺君玩法假威
虐民使萬衆失所　聖心惻惻令悉處治罷止
如此則中外歡然歌誦愛戴而戢其反側之心
豈不甚盛德事也不然而患生肘腋變起須臾
驚動　宸嚴縱橫京國四方何以觀九廟何以
寧謹將各揭封上二紙以干　聖覽并擬　諭

旨一道恭進乞亟賜

乾斷早見施行

福王婚禮揭帖

三臣題福王婚禮吉期該欽天監選擇恭進已久至今未蒙　允發臣等竊惟嘉禮肇舉儀節繁多俞音尚阻弘宣所司何由恪奉　皇上欲衍螽斯麟趾之慶安可緩桃夭梅實之時乾斷而行是在　聖意聖意一定萬神景從原擇撇移在本月十九日今相去止七日不可以復徐徐也具題正月十二日上

請乞馮宗伯告揭帖

三臣謹題今日接得禮部尚書馮琦揭帖為病勢深沉恐誤典禮等事照得本官學贍才優年力方壯而偶因數奇感病不淺今已經歲十三懇歸臣等親往問之見其肌肉日削痰嗽不止聲音難出步履亦艱為之心危意惻也病實是真毫無假托今福王婚禮在即儀節繁多乃禮部尚書專職而又無侍郎在部必致誤事彼實遑遑敢請 皇上早乞本官回籍養病另行銓

補庶職掌無廢而嘉禮有襄矣正月二十三日上

請補巡撫都御史差各御史揭帖

題竊惟天下人心易動難安夷狄盜賊尤宜謹備而彈壓之責專在憲臣今河南陝西二巡撫缺至半年以上矣鳳陽巡撫候代亦半年矣各差御史缺者甚多且已久矣此時事之最急者中外憂國之臣日夜關心臣等不敢不言蓋河南居各省之中昔人謂為天下之樞四方有變先受其禍況今江工伊始役夫三十萬人多無賴不逞之徒最難控御近又有巨盜李大榮等

以千百計起汝潁之間此河南鳳陽兩巡撫責也渠魁雖得餘黨尚存儻有不虞誰為救輯故臣等謂河南撫臣所當急命也陝西自潼關以內方數千里古稱百二山河且與强虜為隣雖近来撻音屢奏而犬羊實繁有徒三邊四鎮各守分地若洮岷巖塞番夷環列火永諸酋鴟張特甚此則陝西巡撫之專責而不容他諉者故臣等又謂此一官所當急命也鳳陽巡撫居南北交會之處當汝潁盜賊之衝又有漕運之兼

寄治水之分責撫臣李三才克肩大任劇亂銷
萌隱然一方之保障也而閉門候代進退趦趄
既得其人不宜輕換望　皇上特渙綸音令其
照舊供職者也至于各道差遣舊有定期振肅
宣揚風紀攸賴令　試御史已經一年而未與實
授於時已過於差實妨京邸優游空棄其人于
無用百職曠廢又虛其用于無人用人圖政兩
成擔閣遂令滿者不代缺者不補舊者久勞而
倦于事事新者逸居而無所事事中差有八處

見缺而大差亦時時告窮非爾吏安民之道乞
將試御史早賜實授各缺差早賜補遺此又目
前一大急務也臣等忝稱股肱當為　皇上分
憂分慮罄竭愚誠惟　聖明留意　二月初四日上

請允漕倉御史差揭帖

三臣題竊惟巡漕巡倉二差專以督理漕糧為務關係京師命脉比別差尤為緊要都察院既經屢請即户部及倉場與漕院俱為屢請今蒙發票伏乞即賜允發不勝瞻跂二月初四日上

請用三巡撫并允御史實授揭帖

三臣題臣等初四日具揭請簡用河南陝西二巡撫留用鳳陽巡撫准試御史實授以補各差之缺祇候　明命惟巡倉巡漕已奉　俞旨餘尚未發敢復進一言今京外官員自部院大臣以至郡縣小吏懸缺甚多皆妨政務而臣等尚未暇枚舉也昨之一揭姑摘其燃眉救急萬不可緩者以請耳無論吏獘日增所宜糾察民姦日甚所宜搜剔即夷狄盜賊岌岌乎有厝火積

薪之虞一時竊發誰為捕禦此憂之大不啻吏
民姦弊而已譬如水火初發有一人在旁杯水
捧土可以救止必待主人自知而救之嗟無及
矣今未講所以制禦夷狄盜賊之法而且講所
以制禦夷狄盜賊之人人尚無之復何言法事
急而後命官是聞水火之變而後遣人也況此
官非增設之官特常員耳命官無詢訪之勞在
皇上一舉手閒耳惜一官而不惜天下之變易
之不圖而圖其難小之不圖而圖其大臣等竊

用凜凜惟冀少垂清燕將吏部所推河南陜西
廵撫俯賜㸃發鳳陽廵撫李三才仍舊留用各
試御史准其實授以補各差之缺此後凡遇會
推俱希加意㸃發庻幾不虞可備而太平可保

二月初
八日上

救白給事揭帖

題昨者 皇上以工科都給事中白瑜等言河工事降瑜三級調外任罰其餘俸各一年臣等聞 命不勝震惕切詳瑜等此本于正月二十二日進蓋是時河工方急錢糧不敷而工部未題故以本催耳隨于二十七日工部覆奉 聖旨允發各處馬價則 聖明既已採行其言矣乃動 宸威有此降罰竊為凛凛小臣不體上意掇拾煩瀆是誠有罪但心本為公事殊覯望

嚴旨示懲亦足儆戒儻蒙　皇上天海包容免其降調重加罰俸俾令省改真　聖母曲成萬物之仁也臣等不揆冒昧恃恩為請戰栗在心意迫詞窘又恐在廷不無申救之章益滋煩擾之事預懇　聖恩並加在宥行陽春發育之令布含弘光大之慈解累釋愆迎祥導和實九五皇極無疆之福二月初九日上

進三論揭帖并論

題臣等竊惟世有堯舜之君而無堯舜之臣亦不能成唐虞之功臣等碌碌名為輔弼而實非其人也日夜深自愧耻乃　皇上躬堯舜聖明之德實古今一大有為之君也而至今且不免岌岌之憂臣一貫久在病中靜夜思維驚起待旦臣鯉臣賡皆十年草莽恨不能叩首流血一吐此衷蓋三臣未嘗不相對涕淚滋滋也此蓋耳目之前不無所蔽心思雖動物欲引之真機

竟鬱而不揚仁恩甫發而旋收故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堯舜亦諄諄相戒也臣等自待旃厦以至于今 皇上未嘗不厚望臣等為夔龍而臣等曷嘗頃刻不望 皇上為堯舜豈其今日而讓堯舜乎夫聖愚無兩適之塗不為聖即為愚治亂無兩持之勢不之治即之亂世非唐虞便成季末不為萬世傳誦即為萬世譏訕歲月難留機會易失伏乞 皇上端心澄慮勑天圖幾成振古一大有為事業而不虛上天篤生與祖

宗付託之意使天下有恃後世有傳即攀龍附
鳳之臣亦得沐餘光免後責臣等各出所見并
合成篇著爲守成遣使權宜三論以獻惟不與
常牘總棄時賜覽觀見之施行幸甚三月初八日上

守成論

臣等竊惟自載籍以來惟夏商周及漢唐宋六代之有天下為久長多者八百餘年少亦三四百年皆以賢聖之君繼作或創業或守成或中興厚德深仁浹民肌髓雖經變亂而思慕謳吟故其盛雖衰其衰易續能永久也他若秦若新若六朝若五季以及胡元不過一二世久亦不能百年空有開創而莫能守成德澤關而不長民心渙而思亂不永宜矣我　太祖高皇帝再

造區夏以啟大明功德視前誠無比並亦賴
列聖繼序積德累恩不愆不忘後先照映故二
百餘年而以無缺之金甌授于 皇上 皇上
嗣服比隆 祖宗英斷如神剛明不惑 聖慮
所到真有超古帝王之上者壽域宏開又三十
一載矣而際天薄海全盛如初非漢唐宋所能
及顧否泰剝復之幾間不容髮保 祖宗之鴻
業垂之萬世惟在今日隄阨之杭弊之召復隍
之憂亦在今日完堯舜之鴻名萬世有稱惟在

令日去昭昭就昏昏令小民怨詛之聲留之萬世亦在今日亟改而圖猶日月食而復光人皆仰之矣泰華搖而復奠人皆安之矣四方幸無虞國本又大定天下引領以為不逮堯舜者獨一礦稅耳　祖宗固以無缺之金甌貽　皇上也忍自今以區區礦稅而致之少缺哉聰明睿智之主豈不徹此萬世悔恨當何可及臣等職在股肱情關休戚實欲以惓惓愚忠上通腹心非敢學外廷之口舌拾尋常之唾吐惟　皇上

少降威顏試一覽察夫帝王享四海之福而未免不給之憂揆于人情不無可念國家以積貯為命而有不足之患揆于邦計亦為可念然可取于百姓豐足之時不可取于百姓困窮之日今名為收自然之利而實強搜于小民名為閏加派之苦而實横剽于額外搶奪法所禁也而自上縱之貪酷律所誅也而自上導之善理財者不如是也人情雖各有偏好亦必有底極

皇上之好積也若天性然亦宜有所饜足　祖

宗二百年来世世積蓄僅得太倉老庫銀二百
萬以為多矣今内帑所積倍蓰此數豈不度越
祖宗為萬古一奇絶事而尚求益無已乎　皇
上即好積而以昻盛春秋歲月需之萬萬壽無
疆則萬萬年積亦無疆何必一日而滿其無涯
也凡積而善費者積不能多　皇上躬節愛之
盛德賞賚不濫入多出少自當不貲又何必更
裒畜乎且積所以待用也積而無用直與土塊
同耳有何希奇而費至珎至寶之精神役役于

是昔人有言以隋侯之珠而彈一雀之微愚者不爲精神之可貴不獨隋侯之珠也無用之長物亦猶一雀之微也捐此而逐彼是愛身不如愛物之重也 皇上試思違和之時視此物爲何物皆身外浮埃眼前土苴與此身無分毫干涉有何裨益老子有言身與貨孰多奈何不以聖躬爲重精神爲寶而日夜勞焦于此乎 皇上若爲萬萬歲計則 萬萬歲天子既自有萬萬歲惟正之供若爲 萬萬世子孫計則 萬

萬世子孫亦自有萬萬世惟正之供譬之飲食自應待時必先時而兼饌曰吾以為備也豈惟不必抑亦不可且其為害不小財之為物守之甚難　皇上至嚴至明至慎至儉嚴則人不敢竊明則人不能竊慎則出納必防儉則浮浪必約所以能守此而無虞也貽之子孫而假令于皇上之四德有一不逮能永久不散乎府庫充溢驕怠易生左右前後誰無窺覬不導之以奢汰則引之以淫縱東征西伐土木神仙聲色子

女狗馬麯糵無使不入何慝不作至是而為身
家天下之害必大皆財之招不獨盜出之患也
疏廣不欲以財累子孫其言曰賢而多財則損
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古今以為名言然則
多積固不足為子孫法又足為子孫累矣抑或
皇上深宮永日無可自娱聊假是以適耳目乎
則周書有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
物賤用物民乃足不寶遠物則遠人至所寶惟
賢則邇人安斯聖王之法守不易之正論也珎

臺寶閣之所儲重綈什襲之所藏次第陳前從容誦審不須外索自有餘贏若夫鼠雀之所易殘蠹魚之所易蝕速朽而不可居之物何必蓄以欺羣充耳溢目倦持厭觀造化密移　聖情善悟易紛華而反質覺今是而昨非從欲惟危不如從理之安尤宜一加省矣且　皇上但見耳目之前微有所利不知眉睫之際已迫大害利害切身何可不一動心哉誠思此物從何處来聚之禁中則成千成萬渾為等閒而當其取

之于民乃積釐成分積分成錢積錢成兩成十
成百乃成千萬不知費幾多箠撻幾多枷鎖鬻
妻賣女幾多恓惶析產破家幾多慘毒而後得
盈此數也夫天下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
在于官者日多則在于民者日少不在外則在
內在于內者日多則在于外者日少積而不散
德意將何宣達閭閻將何養活糧餉將何出辦
廪祿將何支發水旱將何賑濟盜賊將何遏絕
國無終日之計國非其國民非昔日之民日甚

一日生他心矣漢文帝有言百金者中民十家之產也小民有一金在手將本求利朝營而東暮營而西上以供公家之賦下以給俯仰之需終年歷歲靠此養活乃虎冠吏一朝而白取之本利胥空人錢不見心無聊賴意有徬徨何難一死以戕其上豈顧法哉妄索天下十萬金是傷天下十萬家性命妄索天下百萬金是傷天下百萬家性命憑怒逞忿何所不為肯低頭就死而已乎夫人主以天下為家天下安人主始

安天下不安則一家無獨安之理將爲他日投老計耶天下鼎沸無土不沸挾此安歸將爲他日拯危計耶禍敗一成寇攘四起雖有錢財亦無所用然則此一積也豈不爲大盜積乎此一守也豈不爲大盜守乎不務安天下以安其身使其身與天下俱危大非長計何得恃二百三十餘年全盛以爲必無事哉周書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
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
早墜厥命嗚呼其尚敬戒于茲此在　聖心一
思耳思之則必謂此無用物為吾宗社憂安得
以宗社易此也思之則必謂此無用物為吾精
神憂安得以精神易此也思之則必謂此無用
物為吾聲名憂安得以聲名易此也思之則必
謂此無用物為吾子孫憂安得以子孫易此也
思之則必謂此無用物為吾百姓憂安得以百

姓易此也捐小欲以就大欲棄小利以取大利卒之大欲大利並集而小欲小利不遺永貽萬世之安長享無疆之福此在明主一諦思間難與忽近憂無遠慮者謀也

遣使論

古之立法者未嘗不于委用之中而寓檢制之術其不可相為通者峻其防而毋令少假其可相為通者互為之制而務使其相成故得人之用而無其害國家之法裁抑勳戚防檢親近內言不出外廷宦官不預朝事罷宰相而設內閣列臺省以司糾彈散事權于部院分兵柄于營府凡以職親地近專擅易生而曲為之防也令諸法皆斤斤共守無敢踰越獨遣用中使一節

非保世之術誠宜深慮而亟反焉　皇上之馭
中官也明飭法紀未嘗少假辭色一有違犯必
罪無赦雖日侍左右久賜蟒玉者莫不側目而
視重足而立檢制之嚴有如此然天下不誦
皇上之嚴而言　皇上之寬寵信太優假予太
過是徒見奉差小監縱恣貪暴而遂掩　皇上
之鴻名以流謗聲甚可惜也制國之用莫大于
財而本朝立法莫詳于理財　高皇帝親自講
畫設簿書定體式慎差遣密查盤其入有稽而

不没于主書之手其出有考而不没于綱解之
手鄉有籍户有符無朝夕二三之令限有時科
有則無望空白索之殃故百姓雖出錢而力猶
可給有司雖比錢而人無怨聲起解存留悉有
記帳雖數十年後可覆而知焉雖一介遣官可
坐而覈焉司會之心跡得明旁觀之浮言不生
府史胥徒但供使令之役絶臨民之事常饑之
外一錢即贓故民不見吏吏不見民上下相安
而賦事舉也豈有漫然無經制無稽考四出横

索而百不觧一利歸群小怨歸朝廷如今日稅使所為而可以久行不改者乎夫取之有道用之有度則財入而不窮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則財出而不匱民商為國家生財者也不可不愛育而使之衆僕隸為國家食財者也不可不裁節而使之寡百姓之財猶溪澗之水也其来甚微聚取即竭若一時而有數輩飲汲于其間必涸而不流矣故取之不可無道用之不可無度也文臣豈皆忠義潔廉者哉而古来循用不改

正以諸司臚列權力不偏相轄相制相糾相舉故易使也中官豈皆不肖者哉而　祖宗未嘗使之制錢穀正以其為主上私人威權偏重舉劾不得施稽察不得加故不用也今所遣四出者皆以獨任成奸偏信致亂手握王章口銜天憲摧山裂壑破家滅門始猶假虎以怖人終皆化虎而自恣蓋䘖憲臣之口而朝廷始自蔽其耳目為敝極矣以　皇上剛明在御而此輩尚然無忮乎正德間有逆瑾之禍覆轍在前寧可

再乎中使操利權此古今所甚忌　祖宗所甚
禁不可之大者也今非徒操利權也且覬典兵
如陝西遼東廣東諸處皆私募徒卒公請于朝
以明開跋扈之端幸　皇上屢加拒絶而若輩
之請未既也此豈可假借哉兵權有國之司命
也隨權之所聚而亂從以生蓋内外互有之而
内臣為甚自古人臣擁兵如藩鎮雖强猶可除
滅以其為外臣也至于内臣如漢之王甫張讓
唐之魚朝恩李輔國田令孜輩倒持國家之太

阿而附為社稷之胠㼆天子扼腕不敢出聲忠臣袖手竟無救術彼自稱為定冊國老而斥天子為負恩門生稔凶結禍終以國亡則典兵故也故内臣必不可典兵而典兵必毋以内臣我太祖散析兵權不令聚于一處而尤密防内臣勿使預兵嘗曰此輩當使畏法不當使有功又曰不假以兵柄自無宦寺之禍非謂外臣必賢内臣必不肖其流禍當至于是而不可不早防故也國家兵權迭制于兵部營府督撫總鎮諸

官而未嘗專付于一人大抵令調遣者分鈐轄之權而又令糾察者分調遣之權一兵而數處籍之數人制之雖元勳信臣一旦有白簡聞上數行詔下而束身歸命莫敢後矣故有指臂相使之功而無尾大不掉之患如令內臣制兵尚誰能鈐轄之而又誰敢糾察之白簡何時得上聞詔墨何時得下逮巧營密搆熒惑耳目盤糾錯結羽翼相扶不如漢唐中葉之時盡盜威福之柄不止於是雖明知其罪而無可奈何則以

兵在其手而朝廷莫敢攖故也故內臣不宜奉使出外尤不宜制財典兵純良小心者百中一人自中材以下未有不為恣隨之所愚弄權之所在易為不善勢之既成欲轉不能求其小心如初不可得已是以　皇祖世宗盡革天下鎮守而至今誦中興之功今礦稅使雖無鎮守之名已有鎮守之實而更令制兵是猶熾火而沃之以油也彼王甫等給用城門校尉兵李輔國等領天子神策軍直假竊耳是時已不可制令

使彼自有兵而自用之禍當何如正統間曹吉祥從子欽以禁軍三千人戰于闕下鍾簴為之震驚彼于輦轂至近而輒敢稱亂今若使之縱横閫外禍又何如以漢常侍之專挾唐藩鎮之勢權兼二代禍必倍之此萬萬不可以嘗試也臣等固知 皇上不許而不敢不言顧 皇上必毋許而嚴斥之亟杜之幸甚諺有之曰錢入人手雖良民不免妄用權入人手雖良民不免妄弄此至言也征榷錢之大者也兵柄權之大

者也士人處此不能不染于其中而恣于其外何可令中人據持而信之過于士人也大璫在日月之旁　皇上猶時時謹御不使之縱彼外差小監生殺予奪常分　皇上威福之半何可使其將錢穀甲兵任情播弄而信之過于大璫也冀　皇上超然遠覽察于古今治亂之大戒而早措置焉宗社幸甚

權宜論

今有百金于此而鬻　皇上之一官　皇上許之乎臣等固知必許也有萬金于此而鬻　皇上之一㫖　皇上許之乎臣等固知不許也何則官雖鬻而主上之尊自如彼其人之進退黜陟一制于朝廷故以為無害而可許㫖雖一言而關係天下輕重不小朝廷之所以尊惟此耳使人可鬻則威福予奪將制于彼而不制于朝廷安得而許衆建群臣不過衛一人耳如使群

臣得共制命安在其稱一人哉雖然孰知今日而　皇上之旨已潛為人竊去而不之覺乎或虛言千金之利而竊或虛言萬金之利而竊利未入于上而旨已竊于下旨竊于下則威福予奪隨之而去此又不如竊一官之威福予奪猶制于上也本末輕重失其常矣　皇上偶未覺耳覺則必不聽人竊而以竊嘗我者必誅雖然臣等又謂　皇上未嘗不覺也每一旨下必曰權宜權宜者明知其不當為與不可為而聊試

為之爾非經常之制也非長久之謀也非 祖
宗之明訓子孫之世守也以此昭上心不自安
而勸天下姑勉從也以此見今歲然而明歲不
然此事然而彼事不然也惟 聖心有真覺故
明旨稱權宜耳而今果權宜乎哉始謂之暫而
其暫也遂久始謂之借而其借也即真非徒不
返也日以浸多得無托此二字以箝天下之口
乎若是則先之以不信而誰委心者治天下之
道以經常不以權宜經常者在皇為皇極在民

為民極又為成憲為彝典曰禮曰法而後世謂之制度謂之職掌　祖宗之所以授　皇上而皇上之所以授　萬世子孫者也權宜之事可以一行而不可以再行如病者含膏粱而服藥石病去當止不止則藥反為病而不可救療故權宜之所以利天下者少而亂天下者多不可為也礦稅之亂天下久矣其甚異日無窮之禍又明矣　皇上行之不休必以為吾能行之吾能收之姑享其利無憂其亂夫服藥不止者昌

嘗不自信以為有益而又自恃以為必無害也一旦藥發誰能善收當收即收何為久蹈危計而貽不及收之悔哉嘗聞之舉理外之奇事者必有理外之奇禍縱無涯之多慾者必有無涯之多憂譬之于火一旦既已熾發而熏天矣雖有萬人焦頭爛額提水而救之必無及矣譬之于水一旦既已橫溢而滔天矣雖有萬人沾手濡足捧土而塞之必無及矣即能奪之水火之餘幾何而況其未必能奪也古人云衆怒猶水

火也可輕犯乎哉故救火之道必遏之于熒熒之初使其無炎救水之道必塞之于涓涓之初使其無決除此常道更無巧計舍常趨巧復何救乎今朝廷既以權宜自便而又遂以調停責人巧中生巧尤不足恃調停之說起于有宋紹聖間彼無如羣奸何而姑為此言塞責耳亦終不能調停以至于亂故調停非名言也人臣而云調停猶可諉焉以為權不在我也　天子則操持乾綱伸縮惟意知其非義斯速改矣一轉

移而大定顧不甚快有何掣肘而言調停此又護前增失而非所以令天下也昔馬周言于唐太宗曰自古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國無不滅人主雖悔未有能再安全者凡脩政教當修于可修之時事變起而後脩無益也又曰國之興亡不在于畜積多少在于百姓苦樂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于東都而王世充據之向使洛口東都無多粟帛王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衆豈可不顧人勞而强斂以資寇狂狡竊發

非徒旰食晏寢而已此深達國體之言也夫馬周羈旅布衣耳一言而唐太宗能用之遂致貞觀之治臣等幸為容勿之臣逢堯舜之君而皇上又陋太宗于不屑為者豈不能用臣等一言臣等竊思 皇上亦姑試爾昔齊威王沉湎不聽政惟左右是從三年齊國大亂俄一日視朝而以阿大夫為左右所譽烹之以即墨大夫為左右所毀封之盡誅左右佞人而莫敢蔽以私齊國大治諸侯來朝臣等嘗謂 皇上亦聊

試左右與諸大夫誰忠誰奸耳一旦奮發而誅賞行焉不在齋威王下豈有明照平秀吉楊應龍之情于域外而不識賢奸之情于几席之近豈有弘敷太平之畧于初御而不決治亂之幾于文道之餘財利非利安國家誠大利金玉非寶金甌玉曆誠大寶孰輕孰重孰導孰阻洞若觀火待時而動大威福太予奪驀然煥然彌布于宇宙之中此萬方之所跂立而望黎白相携願須臾無死以觀德化之成者也舍權宜而歸

經常舍調停而歸轉旋萬年天子此其彛極豈
不偉共時乎時乎不復再来一失此此時雖悔可
追今天下言者雖多尚未敢深言使臣等無輔
弼之寄亦何敢深言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臣等預有危責安能以泄泄自處而 皇上亦
何可以泄泄處此也謹論 三月初八日上

一品再考自劾疏

臣奏爲贊襄無補幽黜允宜懇乞　聖明特賜罷歸以光國典事臣蓬蓽賤流章縫末學備員史局濫侍經幃荷　皇上特達之知召自田間晉叅幾務優游尸素十載于茲承乏一時躐先百揆蒙恩有過于海岳報稱無及于涓塵今以一品六年給由赴部令甲給由不及期與過期皆有罰臣不敢違但臣本意謹俟黜幽而吏部舊例原無考覈止是奏請復職臣忝預樞機而

先以不肖之身苟逃吏議非義也取自 上裁
本彰明斷而臣不先以一言從中贊決又非義
也吏部雖不考臣臣之自考甚明法行自近當
從臣始竊惟昔之人臣憂不遇合而已苟遇合
矣即田千秋于漢馬周于唐皆有所樹立而況
其上馬者臣遭際最奇尺寸靡效誠不足以通
天感聖德不足以輔世長民才不足以肅政清
刑[illegible]發足以登賢達善致使陰陽錯序萬物失
宜百姓不親附卿大夫不任職釁孽滋生鴻龐

剝蝕民情由治而向亂國勢自安而入危就列
無陳力之忠不能無引身之括至于蒲柳早衰
桒榆晚入疾病纏糾精神惚恍當以老病坐免
伏望　皇上昭示至公解臣見職放還鄉里臣
幸釋負于未僨車之前而免于大譴大訶感恩
無極九鼎不足喻重矣四月十三日上十五日奉
聖旨卿贊政密勿一品再考忠誠廉慎茂著勛勞
朕玆倚眷方殷胡乃執謙求退宜即出佐理以濟
時艱吏部知道

辭考銜加恩疏

奏為就列深慙拜恩滋愧懇乞　聖明俯容辭免仍賜罷歸以正臣紀事頃臣以給由自劾奉
聖旨卿贊政密勿一品再考忠誠廉慎茂著勛勞朕茲倚眷方殷胡乃執謙求退宜即出佐理以濟時艱吏部知道欽此該吏部題又奉　聖旨元輔一貫贊政多年勛勞懋著朕已鑒知茲覽部議又思得當年東西戡定之時苦心運籌極力擔負功成謝事尚鬱朕懷今一品再考特

加左柱國少傅兼官照舊進中極殿大學士兼支尚書俸廕一子中書舍人給與應得誥命仍賜勅獎諭賜宴禮部以見朕優禮賢輔至意欽此臣不勝惶悚不勝跼蹐竊惟國家爵賞與臣子功實兩者常相提衡予奪辭受率視為準非為體貌而已也舊時輔臣考滿不無優典然未有勳官俸廕誥勅恩宴紛綸而集若此之蕃者即或有之而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烏可以相方哉彼其當交泰之盛時著旂常之偉功則拜領

恩施宜無愧色今臣躐躋首揆得君不為不專

待罪九年行政不為不久而庄襄無術燮理乖

方一人之盛美弗彰庶政之瑕疵日積人心等

于巢幕國勢同于累碁誰為厲階焉用彼相臣

之自劾實乃隙明何得詭脫嚴誅更覽異數若

此則自劾者何人而拜恩者復何人必兩人而

後可也向臣所以行行且止者誠覩　皇上天

挺英明度越千古即權宜権採而時以仁愛停

止渙之綸音臣若徼天之幸援附事機儻有一

言當于　聖心則親見堯舜此其日矣遭逢甚難時來不再敢不屏息以俟下風今也從春得秋從秋復春既及給由之期核實之際而樹立若此一無可書罪狀若此一無可贖宜黜而陟其誰許之令之續書後之史書也一時之吏議易逃萬古之史評難假斧鉞所臨赦宥不到胡可貪壟斷而獨登輕簡書而不畏也伏望　皇上哀憐臣意追寢新命倘萬分之一猶不忘簪履之遺則姑緩褫奪而准容致仕於臣願為[illegible]

弘將沒齒而無憾矣四月二十日上二十二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至誠謙慎嘉尚不已卿保安社稷

朕心鑒知但考績酬功原係彝典宜遵成命毋得

固辭今國家多事之日賴賢輔調燮贊襄即出佐

理以濟時艱慎毋固辭吏部知道

辭恩密陳揭帖

題臣比日考滿本侯默幽何意誤恩翻加懋典

臣已有奏本力辭猶恐　皇上視為故常未即

賜允且臣之衷曲有不可開載奏本使外廷共

知者敢密陳之臣蒙　皇上殊常恩知授以第

一大官屬以第一大事臣固知非天下第一大

功不足以仰酬也古今大聖人惟有堯舜非堯

舜不足以尊　皇上非　皇上不能行堯舜之

道臣之圖報止有此節夫何自臣當國而朝野

之故愈多不惟未建一功抑且日滋多罪去年二月十六日臣親承召命宣德音于天下天下方欣然若再生而旋從追寢莫不興有君無臣之歎是時百官皆欲伏闕固請臣獨以為聖心既發必當見之施行聖體初安不宜輕加聒擾今日急務臣子宜以愛君保躬調護為先政幾雖重少待他時而從容若曰以圖轉移亦未晚也百官因臣此言遂皆不敢瀆擾何意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坐失事機竟成虛願於是曠

稅不收而四海之民靡不怨臣矣於是廢棄不復而四海之士靡不怨臣矣於是囹圄不出而四海之泣無辜者靡不怨臣矣於是缺官不補而四海之憂亂萌者靡不怨臣矣不敢斥言至尊則戟手而詈執政之臣詈執政之臣則必首及于臣以為往時國事有關輔臣但以一揭請之無不立允縱不盡允亦必勉從以存大體雖極難挽之事猶挽十分五六此天下之所習聞習見何獨今日而乃不然 聖主非不受言

庸臣不能正言耳又舉前事以追咎臣謂臣當時若從百官之意伏闕固請則 聖主一日便為堯舜天下一日便成唐虞何得遲延至今尚無分曉 聖主之仁心仁政已發而復遏者輔臣罪也皐夔稷契定不如此又責臣以為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當時留說待 聖躬既安轉移未晚今日之事轉移安在效婦寺之小忠而妨補拾之大忠徇一時之便計而失萬世之遠計托言調護意在阿徇豈社稷臣之所為哉人皆

以此責臣而臣亦俛首無辭真是智窮才竭無計回天上負國家中負百僚下負天下有君無臣信如人言百口不能解矣忠憤鬱紆日夜無聊惟有籲禱皇天顧我 皇上斷自乾衷特降手札將前四事惠然舉行則 皇上即今之堯舜而臣亦堯舜之臣若猶姑待則臣受天下叢責如矢集的以日為年請先逐臣以謝天下而明發詔旨次第改弦 皇上當以顧社稷為急不當顧臣也今水旱頻仍正陽日食盜賊時發

訛言數驚司徒徒手而邊境搖心司空空手而
工商結恨臣雖卸肩以去猶有無窮餘責況可
再受濫恩玷汙聖朝惟　皇上亟賜罷斥無辱
新命臣受恩最深蒙知最密臣不自言何人言
之老日益迫病日益多今不極言何時言之
皇上實宜思天下之禍機最難料天下之民嵒
最難知國家暇閒此日可惜毋待他日倉皇而
興噬臍無及之悔也臣言至此一字一淚不忍
復言謹齋戒焚香百拜叩首重封密奏伏祈特

賜覽繹而採行之　社稷幸甚臣愚幸甚四月二十日上

再辭考滿加恩疏

奏為自効原出真誠加恩益非始願再祈　慈軫曲遂愚情以全分誼事頃臣以考滿蒙恩具疏辭免仍乞罷歸奉　聖旨朕覽卿奏至誠謙慎嘉尚不已卿保安社稷朕心鑒知但考績酬功原係彝典宜遵成命毋得固辭今國家多事之日賴賢輔調爕贊襄即出佐理以濟時艱慎毋固辭吏部知道欽此臣捧讀省循不勝感泣德意肫切屬望殷勤此臣千載一時也忍復自

顧其私哉但臣竊思之臣之前疏乃情知多罪而求正黜幽之典發于本誠有如聖鑒不敢虛也　皇上慈旨則過信部題而益以踰溢之恩大非臣分之所宜承安得以彝典為觧而洪顏拜受况臣方求釋于見在之內而　皇上乃增加于見在之外臣尚未敢拜復職之命何敢復聞加恩之命且一臣之身而朝廷以為宜陟臣以為宜黜黜陟之論相去太遠不得明也宜黜而留然宜加賞賞復駢蕃又何濫也上而濫施

不失為仁主下而濫受豈其稱廉士臣輒轉思
維有難啟處尸曠既久不可復為尸曠以誤國
罪狀已著不可更書罪狀以災身駑駘之力既
窮鼫鼠之屬見迫撥于公論其將謂何伏乞
聖明亮察收回恩命仍將臣罷黜以昭考課之
公臣當伏處田里歌咏 聖德若 皇上必以
為使功不如使過而欲留用臣則乞盡收恩命
無復言賞而姑令仍守舊官以圖後效效而行
賞亦為未晚如其不效則無先後而論罰若是

則　皇上之所以待臣者已甚優厚而臣亦可冒恥戴罪以從事然終非臣之本願也四月二十三日

上二十五日奉

聖旨朕計安社稷勉留賢輔詎有所私懋賞酬功祇循彛典亦不為過卿何又有此奏宜遵屢旨即出拜命以副眷懷俱不允辭吏部知道

三辭考滿加恩疏

奏為誤寵難承悃衷可憫三懇　聖慈亟賜矜允以免塵瀆事臣以滿考蒙恩再疏辭免奉

聖旨朕計安社稷勉留賢輔詎有所私懋賞酬功祇循彝典亦不為過卿何又有此奏宜遵屢旨即出拜命以副眷懷俱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臣惟　皇上量重爵賞朝無濫官官無濫廩而獨于臣考績則寵之誤恩濫于常數之外至于屢辭猶未見許臣至不才何以得此所以感

激涕零而不敢復言去也謹拜復職之命報名廷謝入閣辦事外未即擯逐厚幸已多乃若加恩叨踰太甚　皇上雖予臣而時論必莫予也臣何敢承時論者國論之所自生史評之所從出名之為夷即為夷名之為跖即為跖夷跖之辨無他惟在辭受取予之間耳臣功不及一物名不踰中人祿位恩數至濫無紀不斂身退避而靦顏進趨能逃于國論何能逃于時論哉此臣所為滋懼而不敢也或言　至尊之賜臣子

不宜盡辭然心口躊躇既非德賞曾謂少取而無妨于義乎必不得已則臣請領誥命以為親榮領勑諭以為身規其無俸部宴勲級前人具有辭例非至臣而始辭加官進廕子則臣必不敢承以忘夙昔本意惟乞 俯允臣請俾免于再三之瀆而守其咫尺之義此 皇上真知臣真寵臣而曲全臣之終始者也四月二十六日上二十八日奉

聖旨考績加恩原非異數昨已明諭朕志何為謙

讓未已朕重違卿意特允辭兼俸部宴勳級已屬
至㢘其餘俱宜勉承稍存舊典慎勿又辭吏部知
道

廷謝入閣揭帖

題臣頃以考滿待罪　皇上不加斥黜且增誤

恩賜臣銀兩表裡鈔錠茶飯羊酒加左柱國少

傅進中極殿大學士兼支尚書俸廕一子中書

舍人給與應得誥命賜勑獎諭賜宴禮部稠疊

駢蕃至不勝舉除銀兩等臣已廷謝外若勳級

等臣先以一疏自劾後以三疏辭免蒙准辭兼

俸部宴及左柱國勳級其餘加官進殿廕子給

誥皆命勿辭臣欲再辭嫌于矯激已冒昧勉承

今日廷謝訖伏念臣才具綿薄性資樸愚文章無取于代言猷略罔裨于經國尸官素祿曠歲淹時幸不褫其冠裳何更繁夫雨露為寵愈厚為驚愈多 聖主雖加眷私天下能忘抨射三讓非過一辭乃宜既久叅于籠中敢輒颺于飽後括當俯竭塵露仰助高深惟望樞衡中妙作轉旋廢幾節目處堪為整理臣至眇小縱能比身皐夔譬如渤海之乘雁焉能有無上至聖明正須決為堯舜方是在天之飛龍增光九五天

下本無事而事從人起國家亦何釁而釁自心生與人同欲則欲為天理之公推己及人則人盡此身之助都無傷缺乃曰金甌必善裁成方稱華衮但將繫吝者一加堅决會見權宜者悉歸典章斯臣等之至禱祈　聖皇之大福利也腹心安則股肱亦安而髮膚舉安君心足則百姓亦足而上下咸足矣臣敢以是言其區區感銜之意而竭其罣罣補答之私四月二十九日上

留温中丞揭帖

題竊惟都察院百司綱紀不可一日無人今副都僉都皆缺未蒙點補獨左都御史温純一身在位而自去年十月註籍以至于今半載有餘矣屢次疏告未蒙恩留臺務久廢諸御史靡所禀承熱審在邇又三法司之事且部院七卿皇上之斗杓七星也七星不備何以成歲功七卿不備何以宣治績今禮兵二部俱缺尚書正望點發豈都察院原有都御史而復使之久鬱

不伸乎本官昨有十一懇疏今日仍未發票使其無所遵守似屬未便臣等看得純之為人素懷忠藎人望攸屬必能不負 皇上任使伏乞沛下温綸催出管事并祈早掄禮兵二部尚書以備七卿庶百僚師師而庶政有托謹題請旨

四月三十九日上

勑諭

皇帝勑諭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沈一貫朕惟台衡重地弼賛攸資寮勿親臣謨謀是賴匪藉端亮公忠之佐曷襄光明俊偉之勳賸我元僚誕彰丕績可無褒敘以示眷酬咨爾卿一貫邃學閎才冲襟碩抱經綸運掌而出之以休休道德積躬而持之以抑抑抜自講幃之舊為予調鼎之司首賛萬幾式殫一德無偏無黨布公道以渙羣不激不隨本和衷以熈載有謀必告非

道不陳箸籌收屢勝之邊功廟議定萬年之國是忠誠純固擘畫精詳清風足以表正乎明時雅度足以鎮安乎薄俗當中外多艱之日為邦家不拔之圖登三事者十年歷一品者六載勛猷茂著良惬朕懷爰舉舊章用頒新渥而卿遜靡不有避寵弗居覲三讓之高風尤純臣之盛節是申賚冊式表特恩於戲予欲保乂有邦爾惟柱石予欲訓警有位爾惟典刑尚其永矢乃心懋襄上理毋以任怨任勞而思易退毋謂已安已治而遜成功遠追

喜起之風共享昇平之福欽哉故諭五月十一日

謝賜奬諭疏

奏為謝恩事本月十一日伏蒙　聖恩以臣一品六年考滿賜勑奬諭欽遣鴻臚寺卿張棟等齎捧到臣私寓宣讀臣謹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臣誠榮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天蓋孔高蟻旋惟附地輿極厚鰲戴難勝辭遜末繇報酬何所竊念臣迂愚成性樸略違時嘗聞忠孝可以立身篤信君親必能知已未陳一力乆點孤鄉散材非入柱之資廣廈乏萬間之庇徒切

鳳至圖呈之望但聞獸蹏鳥跡之交此日而徵況是正陽之月下臣不職尤宜策免之先何知恢恢天網為臣而更踈浩浩恩波為臣而更渥賚予繽紛而望道褒加赫奕以臨門虞官之黜典既虧漢代之璽書逾溢瑤緘鳳翥聯珠詎止十行玉版龍騰疊衮寧惟一字渾渾堯言之深潤諄諄舜命之申重如憐手口交作之勞為示腹心相推之厚獎駑駘以騏驥名實謂何飾鈍鐵為鏌鋣提携焉用永念非常之典誤于不佞

之臣茲蓋伏遇　皇上肅秉乾綱丕迎泰福謂
化瑟不調已甚宜取圖新謂人才寸朽難捐莫
如求舊雖以臣之老憊猶然冣其晚成臣敢不
抖擻淪精激昂委氣畢夙夜在公之力赴當年
親見之期忍使軫憂不釋于民咨忍使初政竟
虧于終鮮曾是厝火積薪而諉已安已治曾是
臨淵結網而辭任怨任勞不稼穡而取廛貫臣
孤憤為牛羊而求牧惟上亟俞庶無忝于訓辭
永有光于彝典　五月十一日　上十三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再留温中丞揭帖

臣題昨二十三日左都御史温純以十三懇疏求去蒙　皇上發閣擬票臣等相顧喜悅謂聖心今已開霽純自此可出矣乃連日候發尚未蒙發而純十四懇之揭又至竊詳揭中所言實係國家大事此本官真誠至語非虛設也望皇上覽察焉盖明年正月當朝覲考察天下官員此吏部都察院最大職事例該及早與海內當事之人往復書移預先諮訪往常以一年畢

力猶恐不精非可倉卒取辦而苟且了事者今夏序將盡相去止半年耳而純一身去留尚未得定諮訪之事必且妨廢諮訪既已妨廢考察安得公平此不可視為尋常細故也　皇上必謂純雖不出院務亦不廢而未知考察一事與今待命實相妨礙臣惟純之為人誠實忠藎臣數年與之共事無非愛君憂國之語心實重之偶以一疏未當而久致逡巡臣若不言天下之不知者將以為純之前疏有涉于臣而臣之褊

心不能忘情妨賢之誚安能逃之伏乞　皇上
將純令疏即賜批發勉令速出視事以振憲紀
以飭計事庶幾賢臣復留人心慰悅而臣心亦
得少明五月二十五日上
明日得留中丞命

請發補官本揭帖

三臣題蒙發吏部一本為覆疏留中非體懇乞

聖明速賜批發并速補司府員缺以資大計事

臣等恭擬票上切詳此本大槩言該部覆被參

官員如盛萬年陳蕑王納言王元柄李必瑋孫

良宜陸雲龍等及覆患病官員周一梧曹璜等

皆未奉旨有妨作缺又天下道府缺官約八十

餘員尤望通查賜補以資大計臣等竊惟治天

下之道要在用人必朝廷有黜有陟而後人各

得其用必進賢退不肖而後政事各得其理試視逐日章奏批吏部知道者最多則用人誠急矣乃吏部疏上而有格不下雖復知道與未嘗知道何異遂使　皇上之威福不行于天下而天下之賢否無裨于上闇實于政體爲大扞格今蒙　聖心天啟俯賜發票此實轉移世道之機也臣等不勝欣躍又不勝顒望惟冀　皇上即賜允從以後凡遇補官本章俱早覽發庶幾賢才進用而太平可期矣六月初一日上

大選近請陞補選郎揭帖

照得吏部常以雙月大選先一月則有點卯有看單臨月則有推陞有急選有截點至日引奏入選間復有候補候考单題雙題授文領文等務殆無空日也今六月當大選而文選郎中尚未補定待除官吏不下百千壅街塞衢皆來告急善先任選郎倪斯蕙已滿六選例不可以復入尚書李戴推陞為太常少卿實仍舊例前郎不陞後郎難補既無選郎誰管選事此戴所以

不憚再三之瀆而又惓惓欲臣等爲之再請也今倪斯蕙嫌于待陞而告病求去呈堂代請亦未得命伏乞 皇上俯循前例准其陞遷不然准其告病出缺使新者可補而選事有歸天下官吏辛苦待除者齒于品流早出國門韓號呼為懽忻矣六月初三日上

福王婚禮揭帖

三臣題臣等竊惟　福王婚禮宮闈吉典中外
瞻望咸謂今歲必當舉行矣乃春夏二時倏焉
已過轉盼之際又將秋冬日月遷延尚無定示
皇上父子之愛鍾于天性必以為佳期緩一日
則睿體充一日甚盛德意然年齡十八不為早
婚民間尚然況于龍種過期與不及期均之未
為適可且遴選上吉甚不容易一年之中不能
一二月一月之中不能一二日是以詩咏標梅

貴其道吉易言歸妹戒于愆期若不早命精選
竊恐術人迫于欲速或以尋常之日勉强名為
吉利未可知也惟先期早令聽其檢式考程次
第詳擇擇之既審即允而行然後人事與天時
符合而吉祥與嘉禮輻輳事至于今誠不可緩
伏望　皇上明諭禮部行欽天監擇吉上請以
定于歸之期以開麟趾之瑞六月初十日上

催三省考官揭帖

三臣題臣等二十五日具題催請欽點浙江江西湖廣三省考官候旨三日又未蒙發該禮部官惶惶不寧来見臣等言入場之期定以八月初九自今相去止四十日耳舊規考官許其舟行一以防閑關節一以衛養精神也乃兹前期大促矣即舍舟從陸恐亦不足況旨下之日在京尚有謝恩辭朝之事在途慮有風雨不測之事查得欽定赴任限期浙江四千四百里該入

十八日江西四千六百六十五里該九十四日
湖廣三千二百里該六十四日令諸臣即日拜
命已當晝夜兼行若復更有延遲豈能如期而
至且夫典試一差與頒詔捧冊等差不同頒詔
捧冊等差到彼成禮即為訖事典試一差資其
考校文字發崇俊良到彼之初方其用勞之始
彌月晝夜全用精神若令奔馳通路疲憊不振
雖復勉强卒役亦何為也伏望　皇上亟賜批
發尚可少寬其力責令盡心盛典臣等不勝戰

皝待命六月二十八日上